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大聲叫道：「那我父母就應該永遠沉冤莫白了！邵浣春！我因為你尚有俠骨，所以才對你特別寬大，照你這種心性行爲，簡直就不可以饒恕！」

邵浣春黯然地道：「我因為多了一句嘴，才害得石大哥負傷慘死，活著也沒有意思，你愛怎麼對付我都行！」

金蒲孤默然片刻才道：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取你一耳，已應聽聞失實之愆，現在又叫你爲著石廣琪之死而內咎於心，我認爲你的處罰已經夠了！」

邵浣春長歎一聲，垂首無語。

元妙真人這時態度又轉好了一點，輕輕地道：「金大俠，看來閣下猶不失爲一個講情理之人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多承道長誇獎！」

元妙真人又道：「石老英雄誤傷令尊堂，現以一死相報，你總該滿足了！」

金蒲孤點點頭道：「照理我應該親手殺死他的，但是他人既然死了，也就算了！」

元妙真人又道：「平心而論，石老英雄之死，是否罪有應得呢？他當年的無心之失，是否絕對不可原諒呢？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，目中神光湛然，大聲道：「錯誤就是錯誤，不管有心無心，都是無可原諒的！」

元妙真人神色一肅道：「大俠對是非之辨，一絲不苟，貧道萬分敬佩，因此貧道想請教大俠一個問題，假如大俠與石老英雄易地而處，見到今客堂昔年之作為，大俠將會採取什麼行動！」

金蒲孤笑了一下道：「道長問得妙絕了，在下一直就爲這個問題困惑著，直到兩年前才得到一個結論，當初若是我遇上那件事，我的措置一定會更激烈，絕不會祇祇傷人就是了。」

元妙真人一怔，想不到他會如此回答，半晌才道：「大俠既是作此想法，因何仍對石老英雄不諒？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想法歸想法，是非歸是非，人做了錯事就必須要受罰，我很慶幸自己沒遇上那種非錯不可的事，希望將來也不要遇上！」

元妙真人一歎道：「大俠如此一說，貧道就再也沒有話說了！」

金蒲孤神色一正道：「所以我對石廣琪並不太苛求，先替他剪除十六兇人，了卻他平生之心願，更讓他過完八十歲的生日，人生及髦，雖死亦不夭矣！」

元妙真人又是一歎，然後肅容打了一個稽首道：「無量壽！大俠恩怨分明，貧道再無可非詞，祇有一個不情之請，尚祈大俠垂允！」

金蒲孤回了一躬道：「道長僅說不妨，祇要在下能力所及，絕無不可商量之處！」

元妙真人道：「這不僅是貧道一人的希望，少林見性大師，此來亦爲同一事相求……」

金蒲孤微異道：「二位世外高人的面子，在下說什麼也得答應了！」

元妙真人連忙道：「謝謝大俠！那就請大俠將七天前所取去石老英雄的左耳見賜！伸死者得全屍而殮！」

金蒲孤怔了一怔道：「這個恐怕無法從命了！」

石慧的眼睛又瞪了起來。

元妙真人也一怔道：「殘人即不取命，取命即不殘人，江湖上尋仇爭鬥，也要遵守這個原則，石老英雄已然身死，大俠何忍見其缺殘而歸呢！」

金蒲孤拍拍手道：「請道長原諒，並非在下不願歸還，而是無法歸還……」

元妙真人爲之一震道：「難道說大俠已經把它給毀了？」

金蒲孤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！我那天取得的兩支耳朵都拿來餵狗了！」

對方的四人俱都大受刺激，石慧與邵浣春在極度的憤怒中，反倒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！」

見性大師雙手合十，長歎一聲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大俠做得太過份了。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當年他對付我的父母，就是各削下一支耳朵，以耳易耳，何之太過……」

見性大師見他這種態度，不禁也泛起火色道：「那大俠就不該再取人性命！」

(十一)

其實，要突破文彥的心理防線是有竅門的，祇要稍微嚇嚇他，他就會像潛進洞穴裡的小烏龜一般，拚命地往裡面縮；如果想引他出洞，祇要激發他那不成熟的正義感，就能達到目的。

由於金田一耕助處理得很有技巧，所以不但沒有傷了文彥的自尊心，還讓他說出了實話。

「文彥，在此之前你就知道這裡有個洞穴了嗎？」

「嗯，以前我來這裡玩的時候，就發現這個洞穴了。」

「這件事有沒有告訴過別人？」

「沒有，我對誰都沒提過。因爲這是屬於我個人的秘密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因此當你想製作那些信件時，便想到要利用這個地方？」

文彥默默地點點頭。

「可是，你爲什麼要用這樣的信把游佐先生和智子小姐叫到鐘塔去呢？難道你祇是因爲一時興起？」

「不，才不是呢！」

文彥的語氣突然嚴肅起來。

「我祇是想揭穿游佐的假面具，讓姐姐知道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偽君子。別看他表面上像個正人君子的模樣，背地裡卻是十足的小人。他曾經在酒館裡做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事，我怕姐姐被他的外表騙了。」

「文彥！」

一旁的局長也開口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游佐先生是個偽君子？」

「因爲我曾經聽他和他一個叫多門連太郎的人之間的談話，所以我什麼都知道。游佐之所以想跟我姐姐結婚，祇是爲了我的財產。」

金田一耕助和局長吃驚地互望一眼，然後局長將身子向前接近一些。「文彥，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？」

「前天中午。那時我正在鐘塔研究機械，沒想到游佐和多門連太郎也跑上來。於是我慌慌張張地躲在鐘面的一側，他們並不知道我在那兒，沒說幾句便開始吵了起來。」

「這麼說，游佐先生和多門連太郎是舊相識囉？」

「是的，他們早就認識了。這兩個人都不是好東西，我猜他們是在某間酒吧認識的。游佐曾經在那間酒吧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好像跟女人有關，但是他拜託多門連太郎別提這件事。同樣的，他也不提多門連太郎過去的事。」

「這麼說，多門連太郎也曾經做過不名譽的事嗎？」

「是的，首先，多門連太郎這個名字就是假名字。游佐曾經說他是當今少有的唐肅，對了，他還說多門連太郎這個人剛從「別墅」出來。這個「別墅」是不是指監獄呢？」

金田一耕助和巨理局長再一次吃驚地看著對方，而在一旁做目錄的刑警似乎也越來越忙，頭都顧不上抬了。

局長神色緊張地問道：「游佐先生是這麼說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是這麼說的。而且那個多門連太郎本來非常生氣，一度還想勒死游佐呢！」（五十七）



橫溝正史

# 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蘇友白別了李錢二人，就叫人夫往河南進發。一路上思量道：「盧郎贈我的金鑄、明珠日在衣袖中，而其人不知何處。他夫人與小姐既避禍去，未必一時便歸。且江南宦族甚多，何處去問？他當日會說重來未必能見，便有深意了。毀重來難見，何不並當時不見？奈何相逢戀戀，別去茫茫，單留下這段相思與我？」又想道：「他說白小姐事成，他事亦成。我看盧兄有心人，或別有深意亦未可知。莫若且依他言，去求白小姐之事。」正是：得之爲喜，未得爲愁。喜知何日？愁日何頭。

按下蘇友白一路相思不題。且說說白侍郎自從病好了，也不出門，也不見客，祇在家中與白小姐作詩消遣。到南場秋試畢，看試錄上卻不見有蘇友白名字。及順天試錄，到第二名轉是蘇友白，及看下面，卻是監生河南人。心下驚疑，因想道：「莫非蘇友白因前程點退，納了北監？」又想道：「監便納的，籍貫卻如何改得？自是同名同姓。」也就丟開。到了次年春間，又想道：「我擇婿數年，止有這個蘇友白中意，卻又浮蹤浪跡，無處去尋訪。女孩兒今年已是十八于歸之期，萬不可緩。我聞武林西湖，乃天下之各勝，文人才子往往流寓於此，我乘此春光，何不前去一遊？一則娛我老懷，二則好歹擇一佳婿，完紅玉婚姻之事。祇是他一人在家不便。」心下踟躕不定。

又過了數日，忽報山東的盧太太同小姐與公子契家都到，在外面。白公大驚道：「這是爲何！」慌忙叫將盧太太與盧小姐的轎抬進後廳來，其餘僕從且發在前堂，原來這盧太太正是白公的妹子。不一時，轎進後廳。白公與紅玉小姐接住。先是以與盧夫人兄妹拜見，就是盧小姐與白公子拜見舅母。白公道：「甥兒甥女幾年不見，也是這等長成了。」拜畢，就是白小姐拜見姑姑。白小姐拜畢，才是姊妹並小兄弟三人交拜。大家拜完，坐定。

白公就問道：「祇因路遠，久不相聞。不知今日爲著何事，卻挈家到此？」盧夫人道：「你妹夫在江西做兵備時，有一個金谿知縣，做官貪酷。你妹夫上疏，將他參奏了。不知後來怎麼又謀幹改補了別縣，如今又不知怎麼行取了御史。探知你妹夫去世，他舊恨在心，新又點了山東按院，要來報仇。我一個寡婦之人，你外甥又小，山東又無相知，如何敵得他過？故與甥女商議，等他未曾入境，推說南海燒香，來借哥哥這裡暫住幾時，避他一避。」（一一一）

# 圈套

倪匡

鐵天音並沒有轉身，祇是高舉了一下右手，情形如運動員出場時向週圍的人致意。

溫寶裕和胡說看出了我對這醫生加以特別的注意，他們同時用眼角向我詢問，我祇是緩緩地搖了搖頭，指著床上，已被床單覆蓋了的伊凡，問：「這……他……臨死之前說的話，有誰明白？」

黃堂不懷好意地望著我：「他說你明白。」

我沒好氣：「我不明白——我甚至不明白，交通失事何以會有你這個專司疑難雜症的高級警官在場。」

給我一問，黃堂現出極度疑惑的神情。受了他的感染，我也立刻覺得要問的問題，不知多少——伊凡在這裡死了，他的家人呢？陶格夫婦到哪裡去了？唐娜又到哪裡去了？車子是怎麼失事的？

這時，一定是由於每一個人的心頭之中，都充滿了疑問，所以反倒沒有人出聲。等到溫寶裕想開口說話時，卻又被黃堂搶先了一步。

那時，又有醫護人員走進病房來，黃堂道：「別妨礙醫院工作，我們找一個地方去談話。」

胡說道：「可能還會失事的生還者送到醫院來，我們不可離開。」

黃堂立時望向胡說，神情訝異，立時問：「還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？」

我大聲應道：「沒有什麼是我們知道的，到現在爲止，我祇知道死在床上的老者，名字是伊凡。幾年前我見到他的時候，還是一個一頭金髮，極度可愛的小男孩。」

我這兩句話一出口，黃堂也不禁「啊」地一聲，他至少立刻明白了伊凡是什麼人，所以，他也自然而然，向溫寶裕望了一眼。

因爲我們一見到他的時候，他就問老人是什麼人，溫寶裕的回答是：「玩具。」

當時，他不明白，但現在，他自然明白了「玩具」是什麼意思。

一時之間，他眨著眼，神情更是怪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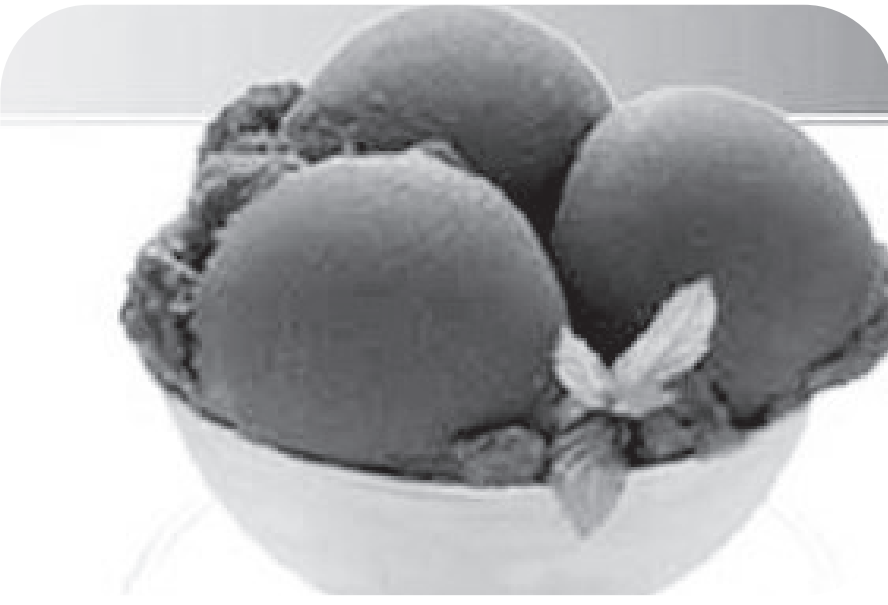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這時候，那個叫鐵天音的青年醫生，又走了過來。這一次，他卻相當友善——可又絕不是前個後恭，這青年的一切行爲，都表示他有充分的自信，這種印象，在日後的交往中，也越來越深刻。

他走了過來，道：「你們要找地方休息，可以到原振俠醫生的辦公室去——他常常不在，所以也經常由我佔用他的辦公室。」

他說著，已把一柄鑰匙交給了胡說，看來他和胡說由於天生性格較近，所以也比較親切。我忙道：「謝謝，如果還有傷者送來，也是那麼老的，請立刻通知。」

鐵天音揚了揚眉，忽然笑了起來：「原來真是有那麼多古怪的事，真有的。」

我歎了一聲：「祇怕事情太古怪了，歡迎你參加。」（三十）



# 非凡莊

第一章 等候廳。

這是富室豪門特別爲拜訪賓客設立的休息處。在等候廳等著見主人的客人通常是不算自來，或是和主人交情淺薄，還不夠份量被招待到大廳見主人，必須經由僕人通報；在主人決定想見這個客人之後，才有資格到大廳和主人會面。所以會待在等候廳的客人，大多是身份平庸、地位低微。

非凡莊，旗下擁有全國最多連鎖銀號非龍錢莊，和全國最大的布莊凡綺行，其財勢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想像出來，能用富可敵國來形容。

如今，在非凡莊的等候廳裡正有個不速之客。

余仲豪搓著手來回踱步，他的眼睛不時地往外探看，臉上焦急不耐。

都等這麼久了，怎麼還見不到人來通知呢？

若不是真到沒有辦法，他不會來求霍非凡。霍非凡是個鐵石心腸、冷酷無情的商人，和他談條件，余仲豪知道自己不被剝削皮也會損失慘重，但這是他僅剩的辦法了，霍非凡是他唯一的希望。

「少爺，你已經來來回回走十多趟了，就坐下來休息一會吧。」簡威見主人坐立不安，出聲勸著。

「我現在哪有心情坐？等了如此久，說什麼也該有回音才對，就不知通報的僕人到底有沒有將我來的消息告訴霍非凡？」余仲豪煩躁地嘟囔，他一向最恨等人的。

許久之後，終於有個灰衣管事走入等候廳。他向余仲豪拱拱手：「余少爺，莊主交代非凡莊一切都依規矩辦理，沒有例外。」

余仲豪早就明白霍非凡會如此回答，所以他才要親自來見霍非凡。忙又懇求傳話的管事：「這道理我明白，但我仍想見霍莊主，能否請管事勞爲引見？」

管事搖頭回答：「對不住，莊主另有要事，沒法分身見余少爺。」

「那我可否見杭總管一面呢？」杭逸剛是霍非凡左右手之一，打理凡綺行一切事務，權力不小。

「杭總管目前也不在莊裡。余少爺，我家莊主將話說的很清楚了，莊主決定的事就不會改變，若余少爺沒有別的事，小的要送客了。」管事態度冷淡地打算送走余仲豪。

余仲豪就算有滿肚子的話想說，但見不到霍非凡也沒用。而且非凡莊已經擺明下逐客令，他也不好再停留，祇能悻悻地離開。

非凡莊位在東城城外十里遠的寧山山麓，祇需半個時辰便可以回到城裡，余仲豪碰了釘子，心頭不舒坦，出了非凡莊便跳上自己的馬奔回東城，直接到酒樓買醉。

「小二，來壺白干！」余仲豪在酒樓一坐下，便扯著嗓子叫。

店小二聞言，立刻將酒送上。「客倌，要什麼下酒菜嗎？」

余仲豪拿過酒馬上倒了一大杯喝下，店小二的問話，他丟給隨從回答。

簡威見少爺心情不好，也不敢勸他，祇得隨意叫幾樣小菜給少爺配酒。

余仲豪連灌了三大杯酒，不勝酒力的他打了個酒隔，頭也開始昏沉了，可是心中的怨氣沒消，他想再倒酒，被簡威阻止。（一）

## 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 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 我們聯絡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  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## 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啓用, 服務社區與信眾

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
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; 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: 美中佛教會  
299 Hegar Lane, Augusta  
MO 63332  
電話: (636) 482-4037  
傳真: (636) 482-4078  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  
聯絡人: 空正法師, 空實法師